



COLUM McCANN

Zoli

佐利姑娘

科伦·麦凯恩 著 杨眉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COLUM McCANN

Zoli

佐利姑娘

科伦·麦凯恩 著 杨眉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佐利姑娘/(爱尔兰)麦凯恩著;杨眉译. — 济南: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3. 9
ISBN 978-7-5329-4226-8

I. ①佐… II. ①麦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
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1644 号

图字:15-2013-143

Colum McCann

ZOLI

Copyright © Colum McCann 2006

All rights reserved

佐利姑娘

[爱尔兰]科伦·麦凯恩 著 杨眉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.75
字 数 208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226-8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沉默，你死。说话，你也死。那么说出来再死吧。

——塔哈尔·贾乌特

但是在这个世纪，当无限的只是恶和冷漠，我们担不起多余的疑问；相反，我们需要用任何确定性所触及之物来自我保护。我知道你们记得……

——约翰·伯格

《而我们的面孔，我的心，如照片之瞬息》

天黑之前归来是离去的艺术。

——温德尔·贝里^①

《诗集》

^① 塔哈尔·贾乌特（1954—1993），阿尔及利亚记者、作家。约翰·伯格（1926— ），英国艺术批评家、作家。温德尔·贝里（1934— ），美国诗人。

目录

斯洛伐克

二〇〇三年 1

捷克斯洛伐克

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四九年 11

英国——捷克斯洛伐克

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五九年 49

捷克斯洛伐克——匈牙利——奥地利

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 105

斯洛伐克

二〇〇三年 161

意大利北部，孔佩吉奥

二〇〇一年 173

巴黎

二〇〇三年 227

科伦·麦凯恩对话弗兰克·麦考特 267

斯洛伐克

二〇〇三年

他沿着狭窄的河床驱车向前，一片腐坏的风景渐渐浮现：河湾处，一只只水桶底朝天，杂草丛里有一辆散架的童车，汽油桶裂出一条枯了的铁锈舌，一具冰箱的残骸躺在刺灌木中。

一只狗瘦骨嶙峋、瘢痕累累，跑到车前嗅来嗅去。随后，一群孩子一哄而上，拥到车窗跟前。他一边扮出冷漠的样子，一边用肘吧嗒扣上锁。有个男孩灵巧地蹿上引擎罩，几乎没什么动静——他一把抓住刮雨器，顺势扯开四肢。欢呼声里另外两个小孩握住了保险杠，光着脚丫在后面滑行。十几岁的女孩子们穿着低腰的牛仔裤，也在一旁小跑。其中一个指着笑着，但是突然僵住不动了。那个男孩滑下引擎罩，滑行的孩子也松开保险杠，一刹那间，河水就冲到他的眼前，深褐色，激流翻滚，真是突如其来。他猛地一扭方向盘。刺灌木刮擦着车窗。草丛在轮下嘎吱嘎吱响。汽车开回泥路，孩子们又闹哄哄地跑过来。

远处河岸上，用碱液洗床单的两个老妇停下活儿，站起身来。她们摇摇头，微微一笑，又向洗衣石俯下身去。

又一个逼仄角落的急转弯，他开向一排稠密的树木，经过肥草丛里生菜篓子的残骨断片，而在那边，穿过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桥，就是吉卜赛人灰蒙蒙的居住地了。这地方被放逐在河心孤岛上，仿佛河水改了主意，从两边流走了。简陋的居所。无窗的棚舍。管道参差，木板也不匹配。烟囱里冒出烟的薄头巾。每家屋顶上都压着卫星接收天线的凹盘，拼凑着瓦楞铁的废料。远远望去，一件蓝上衣在一棵树的枝叶里拍打。

他把车开进草丛，停下来，拉动手刹车，片刻之间装作在储物箱里找东西，翻来覆去地找，尽管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他只想借此喘口气罢了。孩子们挤在车窗前。他推开车门，只听到从河流对岸，一打收音机的嘈杂声倾泻而出，交织着斯洛伐克、美国和捷克的歌儿。

孩子们立即伸出手，又是摸他的袖子敲打他的胸，又是拍他的上衣口袋，就像他一下子长出十几只手。“走开！”他喊着，狠狠扇开他们。一个男孩在前面的保险杠上蹦来跳去，整部车子跟着节奏上下晃悠。“行了！”他吼道，“闹够了吧！”那些穿深色皮夹克的十几岁孩子耸耸肩。女孩们敞着衬衫，退后一步咯咯直笑。她们牙齿雪白，瞳孔里的银色跃动。个头最高、身穿健美衫的男孩走上来。“我叫罗博。”男孩挺起胸说。他和男孩握握手，把男孩拉到一边，耳语了一句。

他竭力避开男孩身上湿羊毛和黑烟丝的刺鼻气味。不一会儿达成了交易：五十克朗，把他带到长者那里，并负责汽车安全。

于是罗博大声警告其他孩子，用手背掴开在后保险杠上踮脚的那个。他们纷纷朝桥那头走去。更多的孩子从河边聚来，有的赤身裸体，有的裹着尿布，一个女孩穿着破破烂烂的粉衣裳，脚蹬人字拖鞋，就像是同一个女孩从各处冒出来，只不过每次换了鞋。她们都长得漂亮，炭黑色的眼睛，乱蓬蓬的头发。

他看见小家伙们过桥时像鹭鸟排成古怪的一行，脚掌重重踩上硬板，脚趾抬高，身体放轻。金属薄板在压力下颤抖不止。他在一张胶合板上踉跄了片刻，摇晃着，摸索一个支撑物，却什么也没摸着。孩子们捂嘴窃笑——他想他是走这一条路的人中顶蠢的一个了。他感觉到身上那些东西的分量：两个瓶子、笔记本、铅笔、香烟、傻瓜相机，还有一个微型录音机，全藏在衣服深处。他扯紧上衣，跳过桥上最后一个洞，

噗噜踏进对岸的软泥里头，离棚居只有二十码远了。他抬起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而千根弦像是一瞬间拨响了，他的心脏怦怦猛跳，真不该一个人到这儿来，一个斯洛伐克记者，四十四岁，悠然发福，已娶妻生子，就要步入吉卜赛人的营地了。朝前趟过水坑，他想自己真是傻透了，竟然穿着软皮鞋，逃起来也不利索。

靠近棚屋，他瞅见一些心事重重的男人倚着门框。女人们站着，双手叠在腹部。他试图与他们对视，可他们的目光越过他，投到渺远处。他觉得奇怪：他们怎么不询问？也许他们把他当成了警察、社会服务人员、假释审查官或者其他什么政府公派的蠢货。

罗博领他深入迷宫似的泥泞路时，他感到了一股力量，但稍纵即逝。

门框用作桌子。帘子是麻袋布。空的丘丘^①瓶扎成编钟。脚底下尽是碎木头、盛粥罐、糖棒子和玻璃碎片。一只动物的尸骨烂在泥里。他瞥见屋顶挂着吊床，婴儿睡在上面，四周苍蝇乱飞。他伸手找相机，却被孩子的大部队卷走。敞开的门很快关上。电灯泡纷纷熄灭。他注意到墙上的挂毯，还有那些耶稣像、列宁像、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圣犹太像，放在空隔板上层，被一丁点儿红蜡烛照亮。音乐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听不到手风琴、竖琴、小提琴，只有弥漫每个棚屋的电视或收音机的最高音量，不断砸向屋外。

罗博伸过头，对着他的耳边喊：“从这儿走，大叔，跟上我。”他暗自吃惊：这孩子肤色多暗，多么陌生，简直遥不可及。

绕过一处尖角，他被领到最大的棚屋前。屋顶上的卫星天线盘崭

① 原文为čuču，一种酒。

亮。他敲敲胶合板门。每敲一下门转开一点。里面聚了八九个人，也许十个。他们抬起头，像一伙渡鸦议会的议员。其中零星的几个点点头，但手没停下来，他知道这游戏玩的是冷漠——他以前在这个国家的别处玩过，比如布拉迪斯拉发的公寓房，普雷绍夫的聚居区，莱塔诺夫采的贫民窟。

他觉察到，从对面的角落，两个女人眼睛圆睁着打量他。一只手在他腰背上杵了一下。“我在这儿等你，先生。”罗博话音一落，门在他身后嘎吱掩上。

他四下看看，地板一尘不染，碗橱秩序井然，天花板的钉子上悬着一件衬衫，白晃晃的。

“屋子不错嘛。”话一出口他就明白听起来多蠢。他红了脸，又挺直了身子。角落里坐着个宽肩膀的壮汉，下巴结实，前一晚恶劣的睡眠把一头灰发搅得乱七八糟。他走上去，柔声告知自己是个记者，为了写篇报道来这里，想和哪个长者谈谈。

“我们就是长者。”那人说。

“好吧。”他说着拍拍夹克。他在口袋里乱摸一通，撕开一盒万宝路。他自认拙笨，事先也没打开封口。死寂中其他人盯着他。他的手发抖，汗滴从额头滚落。解掉香烟的塑料膜，剥开玻璃纸，推出的三根香烟像窥视的公猫。

“只是想聊聊。”他说。

那人拿了一根烟，等他给点上，斜吹出一缕烟。

“聊什么？”

“旧日子。”

“昨天可长远了。”那人笑道，笑声在屋子四周泛起涟漪，开始有点

迟疑，随着女人们的加入而越发洪亮，荡开了紧张的气氛。肩上忽地被拍了一下，他咧嘴笑开了，那人以先低后高的口音说起话来，声音又快又悦耳，丁零作响。有些词像是罗姆语，他从中听出男人名叫博斯霍尔。他伸出手，从博斯霍尔身边把香烟撂在桌上，男人们漫不经心地拿起来。女人们也走近了，其中一个年少娇艳得惊人。她俯身点火，他避开不看她酥胸处的轻颤。博斯霍尔指指牌说：“我们要这个弄点吃的，再喝点小酒。”他又抽一口烟。“不过，我们还算不上酒徒。”

他听出博斯霍尔的弦外之音，解开纽扣，往后一甩衬衫的硬前胸，亮着松垂的胸膛，得奖似的移出第一瓶。博斯霍尔拎起瓶子，在手中翻转，赞许地点点头，又向哄笑声飞吐出一连串罗姆语。

他看着那姑娘的手伸进碗橱。她放下银搭扣的桃花心木盒，敞开，里面是一套匹配的瓷杯。她把杯子摆在桌上，拧开酒瓶。他留意到，唯独给自己的瓷杯没有缺口。

博斯霍尔向后斜倚，客气了一句：“祝健康。”

碰杯后博斯霍尔倾过身来窃语：“唉，朋友，我们也赌钱，打牌也图个钱。”

他眼都没眨一下，爽快地甩出二百克朗。

博斯霍尔把钱塞进裤兜，微笑着，朝天花板喷一口烟。“谢谢你，朋友。”

扑克牌撇到一边，他们正儿八经喝起酒来。他诧异博斯霍尔挨得这么近，膝盖相碰，黝暗的手搭上他的衣袖，而他也在琢磨着如何探测他们的秘密——他们的斯洛伐克语甚至都有些费解，一种乡土话——但很快第二瓶又摆在桌上。他做得缓急有度，好像表明瓶子一直在那儿。酒兴渐酣，他们纷纷提起刁钻的市长，腐败的官员，津贴和救济金，科利

亚上周怎么被锄头伤了，还有禁止他们进酒馆的事——“该死的，竟然五十米内都不允许”——他们知道记者就想听这些。他寻思着，吉卜赛人也掌握了访谈剪辑，就像他应该震惊一样，那些烂熟的词一股脑儿倒出来——种族主义，种族融合，学校教育，罗姆人权，种族歧视——全是狗屎，不过他瞧出了一点眉目，瓶子见底，他们更健谈了，七嘴八舌叫嚣起来，这会儿话题转到一辆被警察没收的摩托车。

“什么东西丢了都赖我们，”博斯霍尔倾过身子说，他的眼睛微微充血，还有点泛黄，“总是我们，对不？我们还有些自尊吧。”

他点点头，在椅子上扭动，往沉默的死角里翻找，又四下递上烟，一弹熄了火柴。

“摩托成了罗姆马儿啦？”

这问题让他得意了片刻不到，博斯霍尔就重复他的话，还学了两遍，引得最小的姑娘咯咯直乐，男人们也拍着大腿笑。

“屁话。朋友，我们连马笼头都没了。”

哄笑声又起，他却咬紧话题不放，言之凿凿地说马自古与罗姆人密不可分。“你们知道，比如尊严、传统、遗产这类？”

博斯霍尔的椅子在地板上嘎嘎响，他向前凑过身来。“我说过了，朋友，我们没有马了。”

“时代不同了吗？”

“共产党的时候好些，”博斯霍尔一边说，一边向门道弹烟灰，“那才叫风光。”

听到这话他心中激荡，进展让他一阵飘飘然，往前稍微地倾个身，博斯霍尔就由他掌控了，记者们精通此术。

“对呀，共产党那年月我们有工作，有房子，有口饭吃，”博斯霍尔

说道，“他们也没这么虐待我们，没有，朋友，我要是扯谎让我的黑心别跳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博斯霍尔点点头，从破旧的钱包掏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是很久以前乡村路上的库帕尼亚^①，男人们仪态洒脱，女人们穿着长裙。大篷车顶上，榔头和镰刀图案的红旗迎风飘展。“这是我舅舅约瑟夫。”

他接过照片，放正了瞧，暗自呼告耶稣，懊悔没有早点按下录音键，因为现在已进入正题，他寻思着怎么把手伸入口袋又不引起注意，红光会穿透上衣吧？还有真正的问题该何时发问？他想说他来这里打听佐利。你们知道佐利吧？她就这一带出生，一个吉卜赛人，诗人，歌手，还是共产党员，以前和竖琴师巡游，她被放逐了。你们听过她的名字、她的音乐吧？我们唱，为着枯草泛甜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她？还会提起她吗？从残片，从裂隙，我完成着必须。她被诅咒了吗？有没有得到宽恕？她是否留下一点踪影？歪曲的手指，永远不会，令我曲直不分。你们的父辈讲她的故事吗？母亲唱她的歌吗？可曾允许她回来？

可是，他刚提到她的名字——向前欠身说：“你们听说过佐利·诺沃特娜吧？”——空气就凝滞了，酒杯不动了，香烟僵在嘴边，寂静盘旋而下。

博斯霍尔扭头看门道，他说：“没有，我不知道这名字，明白吧，肥脖子，就是我知道，我们也不会谈这个。”

① 原文为罗姆语 *kumpanija*，指由罗姆人组成的一起生活、漫游的群体，组织较松散，并非总是家族成员。

捷克斯洛伐克

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四九年

